

磁
场

— 许庆禄 / 著 —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磁 场

许庆禄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磁场/许庆禄 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4.8
ISBN 7-5387-1890-7

I.磁… II.许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3540 号

磁 场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5638648 发行科:5677782
Email	shidaiwenyi@sina100.com
印 刷	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70 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04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：

许庆祿，字柱子，生于一九六三年，河南延津县黄寺人。曾做过徒工，参加过军，当过公务员。现下海经商，从事教育与房地产开发。先后发表过报告文学、散文等，并出版过个人画册。《磁场》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

第一章

1

姚德全孤自伫立在宽大的办公室里，他炯炯的目光紧紧地凝聚在敞亮的窗口。那似玉嵌的层层冰花，完全遮挡住了通向天空的视线。

又是一个冬季的来临。光阴似箭啊！作为一市之长，每当到这个枯叶凋零的时节，他内心都难以抑制对整个滨江市经济发展的焦躁，全市的经济发展，时刻都令他牵肠挂肚。这其中头疼的一件要事就是外贸出口。当然，工、农业自然是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。可心中的一本账，时时刻刻都记挂在心头：全市工业企业，能在全国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除了冶金和化工，还能有什么？滨江虽然早已成了国家的粮仓，可这样一个产粮地区，一年的经济纯收入，还不及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县啊！每年摸摸自己财政的口袋，两手空空抓不住银子，怎能使人寝食安宁？

他经常夜不能寐地思考滨江市发展的出路，路在何方？对于滨江市来说，能行得通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大力发展贸易。把满囤的粮食流通出去，把国外的深加工项目吸引进来。只有这样

才能彻底解放黑土地，才能让百分之八十的生产力得到更好地释放。

当他沉下气来，泡上一壶茶，便等待约好的外贸局局长申国忠。

申国忠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三分钟。他匆忙走进办公室，看姚德全的表情不像平时那么温和，已到了嘴边的寒暄话茬咽了回去。他非常了解市长的脾气，只好隔着茶桌落座，看姚德全的表情。

几次想开口，但在没有弄清市长约见的真正意图之前，他仍不敢做声，只是满心忧虑地不停挠头，将本就所剩无几的枯发抓得像牛舌头舔的那样光溜。

姚德全将一杯热茶推到他面前，直奔主题发问：“今年粮油公司的出口状况如何？”

申国忠用双手紧握杯子，嘴唇不停地在杯口的边沿蹭来抿去。对市长这样的问话他心里着实没底，谁不知道给姚德全汇报工作，说出的每一个数字都意味着什么！他轻轻抿了一口茶水，没品出茶的味道，倒已是大汗淋漓。思索再三后他终于张开了口：“如果准确点说，玉米出口已经完成了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一百二，牛、羊肉嘛，也完成了百分之九十……”咽了几口茶水，又补充道：“今年全公司来了个开门红，现在仍然是高歌猛进。”看到市长的表情很欣慰，他便迎合着张开了大嘴。

姚德全在他面前转了几圈坐下来，沉默片刻，挥出了手：“慢——还慢！我们的农产品出口，不能只停留在完成任务的现状上，能不能多开辟些渠道，把我们的优势产品从亚洲推到欧洲。”

申国忠接着汇报：“现在我市的粮食作物出口主要是面向日本，出口的品种也比较单一，主要是玉米。我市的牛羊肉啊，更没有推向欧洲。”

“咱们的牛、羊肉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应该是有人市场的。目前的优势就是绿色食品嘛！咱们应该学学西方的企业，他们都是力推自己的品牌。都说咱们的女儿不愁嫁，但为什么产品就是打不出去呢？固守田园不可取，我们的粮食产业本身就是座挖掘不尽的金矿，只有走出去，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，才能大有希望！”

“我们北方的业务人员不如沿海的那样灵活，但我们的物质资源具有相对的垄断性。比如说谷物类中的杂粮，国际市场上指定要寒区生产的，这样一来南方的市份自然就失去了优势。我们力争把国外的客商都拢过来，让它既能提高效益又能节省经费，您看咋样？”

姚德全听后，连连点头称好，这一番话申国忠是真正地说到了点子上，他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国忠同志，再努把力吧！力争把外贸出口做大做强，做成拉动咱们市经济增长的亮点啊！”

申国忠看市长激情满怀，心里也着实兴奋不已，遇到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多表态意味着什么？看起来是责任在肩，其实就是在给市长的功劳簿上增光添彩啊！能给他脸上贴金，既能拉近彼此的距离，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能由他伸手拽自己一把，比蒙着眼的牛蛮干半辈子都强。想到这里，他见风使舵地说：“市长，我看拉动咱们市的经济还要靠您掌舵，因为您制定的发展思路对头。”

“我们的发展思路是不是对头咱暂不多议，经济效益的数字一出来，自然就有说服力了嘛！”

申国忠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表态：“实现宏伟目标是我的任务，干出成绩不需要您的奖励，完不成任务，我甘愿做头垫脚的老黄牛。”说完后用眼角的余光偷瞄了一下市长的反应，看他听着豪言壮语既不评价也不作结论，自己就觉得拍马屁拍到了马蹄

子上，马上拉回话题道：“只要大家共同努力，全市的经济一定会快速发展。”

姚德全对申国忠这样的干部早已司空见惯，阳奉阴违的人比比皆是，敢于说真话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

遇到阳奉阴违的干部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愿意接受那些溜须拍马。上对下、下对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都是在演戏，双簧演好了万事大吉，演砸了只好丑态百出。他为了不表露出纵容，很低调地鼓励道：“国忠同志，你的工作任务重，希望回去先未雨绸缪，给市里拿出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案来！”

申国忠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，给市长出谋划策是什么？不就是信得过的智囊吗！回去一定要找位笔力深厚的经贸人才，筹划润色好了，变成红头文件，传阅到各级干部手里，不就是我申国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吗！最后他寒暄几句，兴奋不已地起身离去……

姚德全送走申国忠，独自坐在屋里琢磨：从全市发展整体经济的全局看，落后的根源是物资的流通不畅。近临着边却没从根本上贯穿与临国的交通，东部山区与西部平原的贫富差距，恐怕难免会进一步拉大……

寒冷的冬天，风吹得狼嚎一样凶。

军部办公楼的大门“咣当”一声，本以为是风吹得，原来是陈雨鹏冲了出来。门被他踹得发出巨石落地般沉闷的声响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，扎头冲下台阶，梗着脖子，脸涨得通红，两眼圆瞪，暴躁得像斗牛场上被激怒的斗牛。

姚静已经等了他很久，见这情形，不由一怔，打了个寒颤，快步迎了上去：“能留下吧？”

陈雨鹏顿住脚步，“刷”地一声，抬手扯下一枚领章：“复员有啥可怕的！”甩手撇到地上。

姚静弯腰捡起血红的领章，拿到手中擦了擦：“处里真能让

你走？”

他神情黯然地点了点头，仰天长叹：五年啊！这么简单就脱下了军装？什么宏伟理想，什么远大抱负，今日今时又有何用？回忆往事，演习中，舍身把她从装甲车前救下，两颗心从此有了交集，又怎能就这样轻易割舍……

看着两眼茫然的雨鹏，姚静内心阵阵绞痛，她多想替他承担所有的痛苦！

此刻她忽然想到了爸爸，那个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爸爸，这件事对他——市之长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难事吧？

她冷静下来再三琢磨：平时自己遇到再大的事都埋在心底，今天为了雨鹏，一定要向父亲张口！但是父亲工作繁忙，作为女儿，又怎能因为这种小事，让他费心劳神……

但面对救命恩人，志同道合的战友，让他离开部队，以后去过那种没有着落的生活，自己又于心何忍呢？姚静内心十分矛盾，一番深思后，她决定走父亲这道“后门”。想到这里，她充满信心地告诉陈雨鹏：“相信我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。”

看他情绪渐渐平和，姚静又恳切地说：“泰山都压不倒英雄汉，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陈雨鹏听她的口气如此肯定，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……

姚静在父亲面前永远长不大，像小时候一样，一进家门就娇气十足地扯着嗓门喊：“爸爸——”

当姚德全睁开疲惫的双眼，瞅她已经站在了面前。他仔细端详女儿，发现她有些许清瘦，便问：“不是在减肥吧？”

姚静绕到父亲身后，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娇声地讲：“您没看过军事演习吧？和真正的战争一样艰苦！我们吃住都在山沟里，待了一个多月呢，能不瘦吗！”

姚德全宠溺地捏了捏她那白皙的脸蛋：“没粗糙啊！比起那些身子骨练得比钢铁还硬的老兵，你呀，差得远呢！”

她故意撅起嘴委屈地讲：“还硬朗呢！因为这次演习我都差点把命搭上！”

“你胡扯什么？从小到大就一直没有个姑娘样！”

乔秀云一脸紧张地从卧室里跑出来：“小静，你和你爸说什么差点把命搭上，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姚静撒娇地起身扑到母亲怀里，水灵灵的大眼睛含着泪滴：“我真的差点见不到你们……”

姚德全站起身又气又疼地问：“这么大的军官怎么能随便哭鼻子！快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一个机关里写文章的能出什么事呀？”

乔秀云搂着女儿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：“闺女，你怎么总是让人放心不下呢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差点给装甲车辗着。”

姚德全不由地讲道：“那么多人参加演习都安安全全，你作为一名干部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将来可怎么带兵啊！”

乔秀云又开话题问：“装甲车怎么会辗着你？后来呢？”

姚静有些不耐烦：“是战友把我推进了坑道，救了我一命。”

乔秀云刨根问底：“你的战友他没怎么吧？”

“他也没事呀！”

乔秀云很感激地嘱咐：“有机会带人家到咱家坐坐，咱们应该当面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呐！”

姚静马上接起话茬说：“部队本该让他转志愿兵，现在反倒决定让他退伍了。”

姚德全走上前关心地询问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姚静看父亲如此关注，内心一喜，立刻央求道：“爸爸，你能给我们首长打个招呼让陈雨鹏留下吗？让他复员真是太不公平了！”

姚德全清楚，部队决定的事情自然有它的道理，给部队的首

长打招呼也与自己的身分不相符，只好劝慰她：“部队自有部队的纪律，我一个地方干部怎么能随意插手部队的事务呢！人家对你有救命之恩，理应涌泉相报，但是报答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以后人家有困难，也可以从别的方面给点帮助嘛！”

姚静离开家返回军营。一路上想起父亲的话，对陈雨鹏的怜悯之情油然而升……

呼啸的寒风卷起雪粒，吹打在玻璃窗上叭叭作响……

在这样一个冷得让人发抖的日子里，姚静脑子里想的全是陈雨鹏，她想陪着他度过这最后一段军旅时光。

姚静迎着狂风暴雪跑到陈雨鹏的宿舍，用冻得红红的双手敲打着房门，呼喊着他的名字。

隐约听到风卷着门窗的呼啸声中夹带着喊声，陈雨鹏揉着双眼，披上军大衣跑下楼。

推开门，被风卷起的雪粒扑打在陈雨鹏的身上，大衣由于惯性被吹掉了。看姚静用手捂着已经冻得发红的耳朵，说不出话来，陈雨鹏立刻从地上捡起军大衣，紧紧地把姚静包上。

她裹上温暖的军大衣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走——咱们俩去街上。”

陈雨鹏推上门，两手抱着冻得颤抖的肩膀，跟在她后面问：“去街上干什么？”

“去了你就知道了。”姚静转过身，看他穿得很单薄，心疼地把军大衣又扯到了陈雨鹏的身上：“我穿棉衣了，你快披上大衣吧，别冻坏了身子！”

他推还给她：“没事，我不怕冷！”但姚静还是执拗地把大衣搭在了他的身上，关心道：“快把袖子穿上，别让风再给刮跑喽！”说着就提起袖口，帮他穿在了身上。

两人顶着凛冽的寒风，徒步前行……

穿过一条条街道，终于找到一家装饰豪华的饭店，姚静用商

量的口气问陈雨鹏：“这家韩国料理怎么样，去感受感受火炕的滋味？”

陈雨鹏愣愣地站在门口，这种装璜考究的饭店他还是从没进去过。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生活了五年，每天看见的都是军营的一片绿色，别说面前这金碧辉煌的大饭店，就是一个街边的小吃部也不是他能去得起的地方。

陈雨鹏再三打量自己这身黄军装，忐忑不安地拉着姚静的手：“这地方能让咱进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让？既然是开饭店还怕客人光顾？再说咱也不是花不起这钱呀！”说着她硬把雨鹏给拽了进去。

酒楼内朝鲜族的姑娘们个个俊俏，身着粉红色的民族服饰，在门口齐刷刷地列成了一排，恭迎客人。她们个个面带笑容，目送客人直到进房，这种像迎接总统一般的礼仪，着实让陈雨鹏忐忑不安。进了包房，他和姚静面对面跪腿落座，摆在茶桌上精细的银茶具，样样银光闪亮。姑娘们上前殷勤地为他俩沏茶倒水，满屋里飘起了扑鼻的大麦茶香。

包房里灯火通明，四周的墙壁上雕饰着高句丽的古典壁画，让陈雨鹏大开眼界。他感到这里对自己来说真是太奢侈了，坐在朝族烧烤店里，不一样可以喝上纯正的酱汤，吃上味美价廉的泡菜吗？

姚静好像没有看到雨鹏的坐立不安，拿起菜单随意点了几个酒店里的招牌菜。

不大会儿功夫，碟碟盘盘就摆满了一桌子。姚静接过小姐端过来的酒杯递到陈雨鹏手里：“来，咱们今天来个不醉不归！”

他看了看偌大的玻璃杯，不解地问：“这是什么杯子呀？”边问边把衣服脱下来，塞在了身后。

“咱就用这个大杯子喝生啤酒！”说完姚静举起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口……

陈雨鹏轻轻抿了一小口，巴喷巴喷嘴：“好爽口啊！”

姚静举起杯“砰”地一声撞过来，痛快地说：“那咱就好好喝一回吧！”

两人推杯换盏，三杯过后，姚静的视线已经有些涣散。她带着醉意忘记了悲伤，而陈雨鹏是把这苦涩的酒当成了麻醉剂，用这种方式默默地填补着精神上的失意。

陈雨鹏心中的苦闷毕竟无法这么轻易就被排解掉，虽然头晕目眩，但他仍然感到无比的痛苦，他怎么能不痛苦呢？他马上就要离开深深眷恋着的她和部队了啊！

姚静醉熏熏地趴在桌上，用没有焦点的双眼直直地瞅着他。一杯接一杯默默无语地喝，喝到后来，渐渐眯起的双眼已经显得呆滞，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颤抖着双手托起杯子，在胸前歪歪斜斜地：“再干一个？”

陈雨鹏起身摁住她的双手劝道：“咱不喝了行吗？多唠一会儿嗑吧！”

姚静摇了摇头，因为酒喝得太多，说话已是语无伦次：“雨鹏，你看我这人怎样？”

陈雨鹏苦涩地微笑着回答：“你，当然很好啦！”

“那你说我怎么个好法呢？”

“你热情、大方，对人又和蔼可亲……”

雨鹏还没有说完，姚静已开始滚落泪滴。陈雨鹏看她落泪，真想将情感堤防冲破，倾吐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真挚情感。

姚静擦干泪痕，惆怅道：“你不理解我的心情，我和你是一样的苦涩啊！”

陈雨鹏无奈地举起酒杯，泪水已从眼角流淌下来。姚静绯红的脸渐渐变得苍白，酒精的刺激加上室内高温，脸上的汗珠和泪水混聚在一起，很快将衬衫浸透，透过汗湿的衬衫，隐约看到她隆起的胸口若隐若现的优美轮廓在喘息起伏。散乱而乌黑的秀发

将她白皙的脸庞遮挡，看她双眸微闭，嘴唇被一排洁白的牙齿咬得苍白。

她美丽得像朵洁白的百合，静静地开在黑夜里。朦胧的灯光映在她白玉般的脸庞上，白皙得几乎透明的肌肤透出丝丝粉红，美丽得让人无法直视。

她沉默良久慢慢睁开迷蒙的双眼，把遮挡在面前的长发轻轻拢开，温柔的眼神里流露着浓浓的眷恋，饱含着款款的深情，充满着深深的期待。

陈雨鹏两眼炽热地望着她，内心的坚冰渐渐融化，胸膛如火一般在燃烧……

但是这五年来最惧怕的消息如今已成事实。几天来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般，他的心已经死了，他知道，他已经没有资格向眼前所钟情的姑娘表达爱意。想到这，他低下头，更加沮丧，只能不停地灌酒，很快他一头扎在了地板上，手上的酒杯也随着滑落。

姚静看他倒在地上，急忙惊慌地起身把他抱在怀里，焦急地喊着：“雨鹏——雨鹏！”

她坐在热乎乎的地板上，胸口热得开水般滚烫。陈雨鹏躺在她的怀里紧闭双眼，呼出一股呛鼻的酒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姚静看他微微睁开两眼，关切地问：“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他表情茫然道：“好！还——好！”

姚静把部队的情况向他详细叙述一遍，他慢慢直起身，睁着两眼：“这人要是不顺，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！”

“不要那么悲观！有跨不过的河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”

“恐怕我这次的坎儿是没有办法能越过了。”

“人世间的大路千万条，离开部队难道就只剩死路一条啦？”

两人争论不已，走出大酒店，踉跄地走在大街上，风刮得如

哨子一般响，寒气逼人，两人相互支撑，趑趄趑趄地走回了军营……

2

申国忠自从向姚德全汇报工作后，头几天心情还挺舒畅，等他琢磨过味来就感到有点寝食难安了。姚德全谈话的用意何在？无非是用瞎子栽树的办法——先摸摸底儿而已。如果自己估计不错的话，姚德全很快就会去了解整个粮油公司的出口底数，看是否与汇报的情况相符。

想到这，申国忠不知不觉地冒出一身冷汗，拍拍脑门埋怨自己：本来挺精明的大脑门愣是干了些糊涂事，明明知道出口的数字没那么旺，怎么当时就一股劲地往上涨着吹呢！他思来想去，十分后悔，埋怨自己的脑子越来越蠢，但既然已成定局，捅多大的娄子只好自己去补。

为不惊动下面，申国忠事先没通知，便独自驱车去见粮油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岳松林。

岳松林接到门卫的电话，为迎接这位顶头上司，召集几位班子成员在大厅恭候，给足了局长大人的面子。

申国忠独自一人步入办公楼，诸位公司的老总分别迎上去握手寒暄。走进岳松林办公室一看，椭圆形的小会议桌上泡好茶的水杯排得整整齐齐，心里有些不情愿。

往屋又迈进两步，他就伸出那只常常似领袖般风采的右手，举得高高地说：“我今天到公司来就是想和岳总谈谈，请诸位都去忙各自的工作好啦！”

围在四周的几位老总们听到这句话，个个如入迷宫，莫名其妙地告辞离去。

岳松林对他的这番话，更觉得是半夜吃小鱼一般——摸不着头绪，只得先伸出手朝着沙发很恭敬地说：“局长，请坐！”

申国忠坐进沙发，先习惯性地用手抹了一下头发，之后一连发出几声干咳，停顿下来便说：“一点小事，我来前就没跟你说。”

岳松林将一杯新泡好的茶水递到他手中：“您先尝尝这铁观音地道不地道，这可是我前些日子去福建带回来的极品货呀！”说着顺势紧挨申国忠坐了下来。

申国忠接过茶，缓缓道：“你要说我现在吃不出肥肉香我信，要看你这茶是极品还是劣等货不用亲口尝，闻闻味，看它水的颜色就能断它个八九不离十。”他眯着两眼盯着水杯瞅了瞅，又闻了闻：“老岳呀老岳，就你这水平还能当粮油公司的老总？连这么简单的茶叶都弄不出个高低，还能把买卖做明白吗？”

岳松林被他这么一说，难免面红耳赤：“局长，您看这茶——”尴尬得张口不语。

申国忠举起杯子，饶有兴趣地品头论足：“说到这茶呀，里面的学问大得很哟！同样的茶叶分好坏产地，同样的产地讲究好坏位置，上等级品是你我能喝得到的吗？”他轻轻抿了一口摇了摇头道：“大清国时据说有一茶园，为了每年给皇上献贡品，用没解过怀的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采茶叶，每摘下一片叶子都要在红梅似的乳头上揉一揉，再放在新编的竹席子上晾晒它二九一十八天。说那样的茶呀，喝起来，是色味绵长，清香无比呢！”

岳松林听得津津有味：“现在恐怕再也没有那种生产工艺喽！”

申国忠把杯子放到桌面，右手拍了下大腿：“那是大清国，现在咱们可是共和国啦。”又晃了晃脑袋哀声叹气地说，“这些没用的话题我暂且打住，今天来你这只是为了诉说一下做领导的难处啊！”说罢故意停顿下来，试探岳松林的反应。

岳松林不解其意，迎合着问：“局长，难道您遇到了什么难处？”

申国忠一听此话，顿时觉得原本揪着的一颗心放松了许多，应声说：“何止是遇到了难处，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”

岳松林听他的口气既谦和又生硬，着实心里犯起了嘀咕：如果是件工作中的小事他自然会一语道破天机，但如果是件大事，又怎么能方便说透风！有什么难处用得着公司去为局长解围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表态：“局长，您怎么想就怎么说吧！我是您的下级，自然要为您分忧啦！”

申国忠听他的一席话，感到态度还算坚决，这件事情也只有交给他操作才能办得天衣无缝。做好了是他的水平，做错了自然也是他难以推卸的责任。他寻思半晌后躬身凑到岳松林耳旁慢声细语说：“你要负责把公司出口的数量和效益调整过来，最好和我汇报给市长的一致！”

交待完后申国忠躺进沙发。岳松林呆头呆脑地坐在沙发上，两眼发直，脑中顿时翻云滚雾一团迷雾……

他对局长的话似懂非懂，想再寻问一下具体的用意，又感到这话再重复万分不妥，只有先默默记下。对他申国忠的话，是坚决执行，还是当做耳边风东进西出，总之当面不能做肯定性的表态，他只好托词道：“我先合计合计怎么办才好。”

申国忠觉得能听到他这句话也就算是托了八成底了，合计是要合计的，编假账出了问题局长可以打哈哈，他岳松林是找不到下家的。这么一思量，他顿时觉得全身气通心畅，站起身来话中有话地说：“松林同志，我相信今年底的奖状只有你能拿第一！”说完一笑，就要起步。

岳松林哭笑不得：“多亏局长对我工作的关照！我一定不负众望。”迎到面前满脸谦和，“局长，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，顺便吃点便饭，也好让我多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不是？”

申国忠紧紧握住岳松林的手：“老岳，你的饭留着以后吃！市长的事只要不出纰漏，咱天天喝都行！”说完跨门而出……

送走申国忠，岳松林就开始了激烈的心理斗争：他申国忠怎么对给市长汇报的具体数字只字未提，只嘱咐让和汇报的数字一致，局长是在把我岳松林的和脖子往一块捆嘛。欺上瞒下一旦露出了马脚，岂不是猴子吃核桃——全砸了！寻思来琢磨去，没